

祭祀的本义

无可推诿的信仰——系列之七

魏学纲著

前期提要:明代的宗教改革发生在西元 1366 年。这次的改革,根据‘大明会典’及‘省轩考古类编’的记载,是将那些信仰的败坏,错乱的祭祀革除,而恢复中国祖先的原始昊天上帝的信仰。‘大明会典’记载着说:“凡所谓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一切革除。”至此昊天上帝终被奉为天坛祭祀的唯一对象。明代的先祖们,在考查到中国先民的原始信仰后,便革除了一切错误的信仰。我们后代的子孙也当学习明代先祖们的勇气,深思悔改,回复到上帝的信仰——唯一的真信仰。

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梁启超曾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礼教史’中说:“中国古代为一神教,昭然甚明。”他更直言:“耶稣教言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为造化主,而威力不可抗,其与诗书垂教之义,乃绝相类也。”吴怀珍教授也说:“基督教所信奉的上帝,我国古代原始已信奉了的。中国古号“神州”,这位“神”当然不是祖先,亦非朽物。他究竟是什么神呢?‘说文神字浅’说:“天地生万物,万物有主之者曰神。”‘说苑修文篇’:“神者,天地之本,而万物之始也。”又如‘易经’上说:“观天之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何以天下服呢?因为“唯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书经伊训)所以,古汤帝有:“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誓言。於此,可以看出,中国民间的多神观念,原是背弃了祖先所信奉天上的真神。

赵君影博士也说:“以色列人与中国人是人类中保存上帝信仰最悠久的国家,可惜中国为人文主义所影响,渐渐失了原始的上帝信仰,但基督教的信仰与中国原始宗教同出一源,是没有问题的。”可见,中国祖先的上帝信仰是的确真实的。盼望读者辟妄归真,回复真上帝的信仰。

“上帝”一词并不是始於基督教,也不是只出现在诗经,尚书之中的,其实早在殷商时就有了。

高大鹏博士认为:“帝者乃是承袭急商的古称。”帝字在甲骨文及金文中都可以找着。甲骨文中的字形是” 𠤎。郭沫若与高大鹏等学者都认为其本义是指花蒂,代表生命的力量。高大鹏解释说:“它的本义就是花蒂的蒂,有根本之意,也就是万有存在的根本。可见天或地在古人心中意谓着至高者的存在和存在的根本,是一切存有的基础,万有靠他而得建立。他又是存有的终极者、完全者、与所谓

“我是阿拉法（希腊文第一个字母 Alpha），我是俄梅戛（注：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 Omega），我是初，我是终”（启示录 21：6）同意。“甲骨文学者叶玉森对这个字却有另外的看法，他认为帝字是指束薪在祭坛之上。

梁燕城说：“因上帝是无形像的，只能画个祭坛去表达其无形像的主宰性。中国从甲骨文时代的商朝已在祭上帝。”无论帝的本义为何，总之它是指着万物的主宰。

朱熹的‘朱子集传’说得清楚，他说：“上帝者，天之主宰也。”

关于“天”这个字在诗经典尚书中常与“上帝”一词互通。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天，颠也；从一大，至高无上的者也。”由此可知，天是宇宙中至高无上的主宰。

既然天与上帝都是指的那位至高至尊的主宰，中国人用什么方式去尊崇他呢？

‘礼记’郊特性中说：“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大报本反始也。”大意是说万物是从天而来，而人又是由祖先才生，所以要以郊祭来报答这份恩情。

梁燕城说：“我们发现从古经书的记录和描述，在中国古代的祭祀中，中国人对上天有很浓厚的“报恩精神”。”

‘礼记’丧服小记也有一段话说：“帝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意思是说人类的始祖是出於上帝，因为这种念恩、报恩之情，所以产生了祭祀的仪礼。

礼记祭仪中的说法可以证明：“君子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很明显的，祭祀的由来是为了不要忘记人类生命的根源。因此祭祀的原始意义，是为了要报本反始，不忘记自己的根源。而中国古人不忘根源推到至极就是祭天，因为“万物本乎天”。

今日中国传统的祭祖已失去了古代先祖的原始意义。根据礼记的这些记录，很明显的可以看出，祭祀的基本不是为了人而设，乃是为了上帝而设。人虽本乎祖，但祖也是出於天，故此祭祀是为了那生出始祖的帝而设的。既然祭祀是为了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还有什么可以此生万物，万民的天更当纪念的呢？这个道理实在是很清楚的。

高大鹏的看法是说：“至于周代所特别重视之祖先崇拜，其本义亦惟在配天。礼记所谓“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绝不以祖废天，主要在于慎终追远，报本

返始之意。传统家庭常设“天地君亲师”之五尊牌位，天之地位远在亲上。古代婚礼“一拜天地”也在“再拜高堂”之前，足证孝亲与观天，仍以敬天为尚。而孝道亦为“十戒”所重，为人偷第一大事，中国以孝治国，历史悠久，国祚绵长，实即“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之一大见证。传曰：“事天如事父，事父如事天”，天不仅有位格，且于人如父，人藉事父以学习事天，故“孝”之一义，贯通天人，亦“天人合一”之一种操练，其义深远矣！”

一个诚实的中国学者，若不含成见地来寻求古代先祖的原始信仰必要和梁任公同下一结论，那就是中国古代是一神信仰，昭然甚明。既是如此，就当弃妄归真，接受上帝的信仰，以便“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亲爱的朋友，真正不忘所由生的基础，是在於不忘那位“天生烝民”的天哪！

先民的祭祀

无可推诿的信仰——系列之八

魏学纲著

前期提要：谈到信仰基督教的上帝时，一般国人最大的困扰就是若信就再不可祭祖了。於是为了避讳“数典忘祖”的大罪，国人对信仰上帝迟疑不决。然而，古典中在论及祭祀的本义时竟然赫然地记载着：“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大报本反始也。”（礼记，郊特性）。礼记丧服小记也说：“帝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又礼记祭义中说：“君子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故此，祭祀的本义是为了要报本反始，不忘记自己的根源。而中国古人已然认知人的根源是天，是上帝，故此有祭天的仪式。今日国人的祭祖已失去了先祖祭祀的原始意义了。因为祭祀的原本不是为了人而设，乃是为了上帝而设。人虽本乎祖，但祖也出于天，故此祭祀是为了那生出始祖的上帝而设的。所以，国人当弃妄归真，接受上帝的信仰，以便“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

既然，祭祀的本义是为了天，这是极重要的证据指向人类对尊天、敬天与顺天的态度。故此，我们国人当信仰真神上帝，按他的旨意而生活。除此之外，若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先民祭祀的内容，就更不容推诿这信仰是属于国人的信仰。上帝早已在先民的心中启示了他自己，吾等当溯本追源，认识这位昊天上帝。

先民祭祀上帝的内容与以色列人在旧约祭祀耶和华上帝的内容有极多的类同。徐松石在其所著“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共列举了六项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了先民祭祀与以色列祭上帝之共同之处。在此文中我们也试举出八项类同，使国人明白先民的信仰实在与圣经的信仰有共同之处的。

（一）、两者均有祭坛：

中国古代自三朝以降均特设祭坛来祭祀昊天上帝。此祭坛多设在近郊。虽夏、商、周三朝对祭坛的名称不同，比方夏朝称为“清台”，商代则称“神台”，周朝呼之为“灵台”。礼记中有文说“祀帝于郊，敬之至也。”此即表示古人祭祀上帝之尊敬。现北京近郊的天坛就是三代清台、神台、和灵台的遗制。

在旧约圣经中挪亚筑坛献祭，摩西建会幕，与所罗门建圣殿中特在至圣所中设祭坛，均与古代先民的圆丘祭坛类同。

(二)、两者均用燔祭：

尔雅记载着说：“祭天曰燔柴，既祭即积薪焚之。”这就是说，在祭天的仪式中当使用焚烧之燔祭。礼记也有类似的记录：“燔柴于泰坛，祭天地。”

在旧约圣经中献祭给上帝，也首推燔祭。利未记第一章就详述了燔祭的祭祀法则。

至于燔祭的祭牲，两者都用相同的祭牲。根据周礼的记载，中国的古礼在祭天的燔祭时，当使用纯毛犊（牛）或纯毛羝羊。利未记也强调：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華，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人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利未记 1：2—3，10）

(三)、两者均有特定的人选

根据曲礼的记载，祭祀昊天上帝不是普通人可做的，乃要有特定的身分方可献祭。在古代只有天子有资格献祭给昊天上帝。不但如此，天子也不是随时都可献，乃要特定的日子方可。

旧约献祭给上帝，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能进入至圣所。希伯来书 9：6—7 中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当进头一层帐幕，行拜上帝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

(四)、两者均用血：

中国古礼，根据通典在祭祀昊天上帝时，必须先三次献上牲血，然后把牲焚烧。礼记郊特牲也说，郊祭昊天上帝当恭敬献血。又郊祀上帝的所有器皿，均需要经过血。根据广韶的记录说：“，牲血涂祭器也。”

旧约中的祭器也都需要经过洒血礼与抹血礼。这是因为血代表人的生命（创世记 9：4）而且血有洗净罪恶的功能，赎罪的作用。希伯来书 9：21—22 说：“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

(五)、两者均有赎罪的意味

国人以为古代先民没有罪的概念，其实在祭天礼中充满了赎罪的意味。这种用

牛、羊为牺牲，又用血来净洗，同时又将祭牲燔焚而献，都是指向赎罪的观念。高天鹏的看法在此值得引用，他说：“按诗书所载罪与过与耻要非一事，未可混同。孔孟而后多言过与耻而罕言罪，然而东周以前先民“罪”之观念固昭昭典策，其义与“利未记”中之“赎愆祭”大有类似处，…此一犹太古国与吾国上古礼俗若合符节，足见儒者所谓“礼本于天”之旨绝非妄论，其本固出於上帝之旨意，故能如此相似也。”

（六）、两者均有相同之目的

诗经大雅生民篇中述及后稷祭天的礼，说：“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时，后稷启祀，庶乎罪悔，此迄于今。”意思是说：“当祭物的香气开始上升了，上帝欣然接纳，气味怎么如此香，献祭怎么如此得时。这是后稷的初祭，大该可以没有罪悔了，以至于今都是如此的献祭。”这是描写上帝悦纳了人所献的祭。因此祭祀上帝并不是献牲给上帝做为餐食之用的。祭祀的目的是为了藉着祭物的馨香来取悦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周礼谓上帝闻到祭牲馨香之气而歆悦之。春秋谷梁传也有类似的记载：“祭者，荐其时臭也。”

圣经中挪亚出方舟立刻献祭。“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创 8：20—21）

显然的，因为挪亚的燔祭以馨香达于上帝，所以，上帝免除了人的罪。这与后稷的祭中含有赎罪之味是极其相同的。除此之外，诗篇 66：15 说：“我要把肥牛作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其中的香祭与利未记中“馨香的火祭”均是为了要达到取悦上帝的目的。

为了要证明香气的确是为了取悦上帝，圣经的记载必须在此引用：“黍祭非馨，明德唯馨。”这是说，所献的祭物并不能发出真正取悦上帝的香气，献祭者的真诚才是上帝所要接纳的香气。这就是撒母耳所强调的：“耶和华喜悦燔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上 15：22）。圣经也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 4：20）。这的确是“胡臭 时”的最佳解释。

（七）、两者均强调敬虔恭敬的态度

按照中国先民的礼义，郊祀上帝，天子与百官要首先斋戒十日，然后诣坛恭献燔祭。楚茨篇云：“济济跼跼，洁尔牛羊。”这是说主祭者当恭恭敬敬的洁净牛羊。

利未记也述及以色列人在守节献祭时必须“刻苦己心”，任何工作都不能做，并要守节。不但如此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断不可以献有残疾的，得把最好的献上（利未记 22：18—25）。这与中国古代先民的礼义是类同的。

(八)、两者均有属灵的意义

根据圣经这祭祀的礼是为了要指向代人赎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在利未记中的赎罪就是清楚的指向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约 1：29、36，对照利未记 16：21—22）。这个祭耶和華上帝之礼是藉着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羔羊完成了。他流了他的血。“这血就是上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希伯来 9：20）。耶稣基督就是旧约这些仪礼的实体，这些仪礼都是为了要表明基督是我们的救恩之路这个属灵的意义。“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事奉那永生的上帝么？”（希伯来 9：11—14）。

徐松石说：“旧约全部献祭天上真神耶和華的礼节，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既然中国祭祀昊天上帝古礼，差不多与旧约的礼节完全相同，这样一来，则中国古礼在父神的奇妙安排下，也必定是指向耶稣基督，而没有丝毫可疑的地方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 401 页）。或许有些人不能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至少有一件史事是可以肯定中国古代的祭祀是有属灵的意义。

高大鹏博士有如此的叙述：“周人重视此一祭祀，直到春秋时代仍行之不辍，然已渐渐流於形式。论语八佾篇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子贡欲废献羊之礼，而孔子不以为然，以为羊不足惜，可贵者礼也，则此一献羊之礼必有其至深刻之意义，深谙古礼的孔子尚能体会，而其及门弟子子贡已不能了解。直到现在民间祭祀以三牲为献，其原始涵意殆已无知者。”

明显的，古人献羊为祭，是真有深刻的涵义，这正是因为那羊就是赎罪羔羊的预表，而那位神子耶稣基督正是世人的赎罪羔羊。

亲爱的朋友，圣经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前 1：18—19）。朋友，请接受耶稣基督吧！